

浪

跡

叢

談

浪跡叢談卷九

福州梁章鉅撰





石鼓文

石鼓文不知作自何代言人人殊余旣據唐韋蘇州韓昌黎及蘇勗竇臬言定爲成周之物又據宋董道言定爲成王所作因攷前人如歐陽公朱子及鄭漁仲皆疑莫能定惟金人馬定國決爲宇文周物近人武虛谷億又決爲漢人所製馬定國僅以字畫爲斷固難據依武億則直指趨趯六馬句以爲周制駕四至漢始駕六此必漢人目習漢制脫手以見於文云云則亦未見其審也書五子之歌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正義云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按今人以五子之歌爲僞古文不可信且不必辨而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逸周書王會解云天子車立馬乘六荀子勸學篇云六馬仰秣又修身篇云六驥不致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莊子逸篇云六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呂氏春秋忠廉篇云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此皆出周人之書則安得謂周制必不駕六乎

宮伯卣蓋後釋

余舊藏此器前已載入退庵金石跋中據積古齋欵識題

爲門狡卣因叅酌爲釋文雖已梓行實未詳盡也道光丙午僑寓揚州適晉江陳頌南給諫由京歸舟過訪云數年前曾承儀徵阮師相以此器搗紙寄京令訂釋之據搗紙銘實七字曰闕作窶伯寶尊彝首字上從門下從非爲缺合爲一字卽闕字左昭十五年傳闕鞏之甲闕當卽所受封者窶本釋作窶說文宀古文作窓器作窶未詳何字惟檢鐘鼎文邑旁多作作此字近今定爲窶字殷侯國有鬼侯班氏彪曰鄴西鬼侯國也隋圖經臨水縣有九侯城鬼九宀皆音相近疑古本作窶後省作九又誤邑爲宀故或亦作阨九本侯爵稱伯者吉金中多稱某伯某

甫之義乎給諫之言如此既又索此原器摩撫之定爲商尊果爾則與余齋之商爵爲儷物必有偶亦足豪矣

焦山鼎銘

焦山鼎銘自顧亭林程穆倩以下釋文甚多或以爲商器或以爲周器或爲文王時物或爲宣王時物迄無定說余舊得徐興公釋文原紙林吉人爲手錄諸家歌詩綴其後曾裝潢成冊呈之翁覃溪師師爲題跋並綴五言長篇師有舊輯焦山鼎銘考一書甚詳備至晚年復疑此鼎之僞曾於題徐冊中露其旨且將舊輯鼎銘考之板燬棄不存余藩吳中時曾親至焦山手量鼎腹並精搨銘紙以歸私

欲參互審訂折衷一是而訖無悟入之處今歲至揚州復
晤羅子茗香乃得讀其周無專鼎銘攷獨於銘首惟九月
旣望甲戌七字冥搜而顯證之定爲周宣王物爲之心開
目明蓋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術又證以漢統
三術參覈異同進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
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旣望更自文王元年丙
寅迄厲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歲推得宣
王之世始甲戌終己未計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
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旣望甲戌爲月之十七日與鼎銘昭
合斷此鼎爲周宣王時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憶儀徵師

積古齋歛識中謂南仲有二詩出車篇之南仲毛傳以爲
文王之屬常武篇之南仲毛傳王命南仲於太祖是宣王
之臣也此銘不類商器當是宣王時臣則已先茗香言之
特茗香實事求是尤令人拍案稱快耳 按焦山此鼎明
以前人鮮著之錄者惟徐興公一釋文耳自 國初王西

樵士祿

始據韓吏部如石言爲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敘

之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家以爲不祥捨之焦山寺康熙
間詩人始競以此爲故實其實自嘉靖以後明人詩文集
並無此說天水冰山錄中備載分宜家物銅器類只有銅
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蓋並未言及歛字而今

鼎之重已不止百餘斤矣朱竹垞先生及吾師蘇齋老人皆深於考古者其詠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則分宜一事尙當以疑案處之也

乙瑛碑

乙瑛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云云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云云以後漢書證之雄爲吳雄戒爲趙戒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爲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云云又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云云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爲二十五日言戊寅朔則癸

卯爲二十六日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云云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云云烏有知朔爲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爲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武虛谷云按中興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隗囂檄文云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則爲二十一日也吳氏之言信有本哉

張遷碑

張遷碑臆正之僚休囚歸賀桂未谷謂僚卽蔡之異文小爾雅蔡法也禹貢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左

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蓋張君治穀城未減
獄訟省刑釋囚故下文有尙書五敎君崇其寬詩云愷悌
君隆其恩之語武億謂蔡釋作蔡與句內臘正無涉當作
祭祀之祭漢正臘日有此舊典歲終大祭從吏人宴飲也
後漢書虞延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
感其恩應期而還華陽國志王長文傳試守江原令縣收
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值臘晦皆遣歸家此皆因臘縱
囚與碑正合按武說勝桂說然以祭祀爲說似轉迂僚當
與際通臘正之際卽華陽國志所謂臘晦也可不煩言而
解矣

碑中稱諱

西狹頌首云李君諱翕曹全碑首云公諱全饗孔廟後碑
首云史公諱晨此三碑皆卽時所立可見生前不嫌稱諱
也樊毅華嶽廟碑云樊府君諱毅孫叔敖碑云段君諱光
修堯廟碑云濟陰太守河南偃師孟府君諱郁下及令丞
尉皆稱諱靈臺碑濟陰太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晃以下令
亦稱諱惟丞尉但直稱名蓋漢人尊上體固宜然不如後
世之避忌也

私諡

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於是門生汝南于缺沛國丁直魏郡

馬萌勃海呂圖任城吳盛陳留誠市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諡宣尼君事帝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諡君曰忠惠父又元儒先生婁壽碑云國人乃相與論惠處諡刻石作銘此後世私諡所由昉在漢時卽已盛行至唐韓昌黎銘孟郊書貞曜柳子厚表陸先生書文通名儒亦用此例隸釋以羣下私相諡爲非古而不知其來已久矣

吳與皓通

孔羨碑以太昊作太皓按淳于長夏承碑冀州從事郭君碑並言皓天不吊外黃令高彪碑恩如皓春李翕郿閣頌

精通宵皓義並作吳蓋古文吳皓浩皞本通用荀子成相篇皓天不復楊倞注皓與吳同楚詞遠遊歷太皓以右轉兮注皓一作皞劉熙釋名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班孟堅幽通賦吳爾太素服虔曰守死善道不染流俗是謂浩爾太素皆足爲證

碑書夫人

漢金鄉長侯成碑後書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顧亭林證以郎中馬江碑云夫人窈句曹氏終溫淑慎言曰女師年五十五建甯三年十二月卒此後人作碑並志夫人之始朱竹垞跋侯成碑亦云終

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藏僅有郎中馬江碑並書夫人
曹氏耐焉按戚伯著碑云太歲丁亥甥妻朱氏旬朔奄遂
竟沒隸釋攷碑有太歲丁亥字當是建武或章和年所刻
則已在建甯之前又相府小吏夏堪碑亦有甥會謝氏並
靈合柩之語朱顧亦所見未到耳

碑書遭憂

漢安平相孫根碑云遭公夫人憂漢諒州刺史魏元丕碑
云遭泰夫人憂按孫根父爲司空故母稱公夫人泰卽大
字漢制惟列侯母稱太夫人此蓋借稱以尊之耳

總叙旁及

今人爲人作誌銘往往有總計其生平所歷之官而以數語括之者其體亦自漢人開之車騎將軍馮緄碑云一要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是也又今人立碑勒石者往往附署刻石者姓名亦自漢有之武梁碑云良匠衛改雕文刻書隸釋云此碑兼列良匠之名與鄴閣刻石師孔耽神祠碑所列治師名同

魏代兼用

魏書道武帝紀天興元年羣臣言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應以代爲號帝下詔宜仍先號以爲魏似當時改號稱代隋實不從而崔浩傳又云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

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爲魏故代
魏兼用猶彼殷商則與本紀之言不應今考太和二年始
平公造像記云暨于大代又太和七年孫秋生造像記首
亦題大代而修中嶽廟碑于太代字又凡兩見又延昌三
年司馬景和妻墓志銘首題魏代皆與崔浩傳語合則恐
本紀疎矣

碑有旁注

大中六年杜殷撰杜順和尚行記見字旁注胡甸反又咸
通十三年鄭仁表撰左拾遺孔紆墓志將字旁注去聲始
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也又孔

碑載故事亦尉從相府得朱紱殿中此縣尉得侍御史之
由史志並缺之

中元後元

劉禹錫撰楊岐山禪師碑銘述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當元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
夕歲值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旣望之又十日碑刻紀
年稱中元後元亦他碑之希見也

空格書

唐人臨文遇推崇本朝字面輒用空三格或跳行書之惟
汜水等慈寺碑中獨空一格而任城橋亭記乃有空四格

六格七格十格不等不能詳其何義也至嵩高靈勝詩碑則以三川守及賢導等字亦空三格更不可解

人死別稱

凡人死曰卒曰沒曰疾終曰溘逝曰物故曰厭世曰棄養曰捐館舍此人所熟知也而顏魯公撰徐府君神道碑云夫人春秋六十有八棄堂帳於相川之安陽又有稱啓手足者獨孤及撰夫人韋氏墓志云啓手足之日長幼號咷又權德輿撰杜岐公志銘云十一月辛酉啓手足於京師又梁肅撰皇甫縣尉志銘云啓手足於嘉興縣私第又宋李宗諤撰石保吉碑云啓手足於豐義坊私第又有稱隱

化者陳子昂爲其父元敬志銘云隱化於私宮又有稱遷神者柳宗元撰崔敬志銘云遷神于舟又道士卒有稱解駕者見許長史舊館壇碑有稱遁化者見顏魯公撰李元靖碑又女僧卒亦有稱遷神者見李志陳唐興聖尼法澄銘亦有稱遷化者見唐宣化寺尼見行壇銘有稱捨壽者見唐濟度寺尼法願志銘僧卒有稱遷形者亦有稱遷化者見唐道安禪師塔記及僧維新等經幢有稱示滅者見劉禹錫牛頭山融大師新塔記

填諱

徐浩碑爲次子峴所書倩張平叔填諱麻衣子神字銘爲

字述魯翀所撰二男字述魯遠書文時父已沒矣因倩李珣填諱

尼稱和尚

唐開元中有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尚神空誌銘又有都景福尼靈覺龕銘亦稱尼爲和上按通俗編引廣異記大厯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朱自勸問曰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此皆唐時尼稱和尚之證

顧命

古人上下皆得稱顧命後漢書趙咨傳云子允不忍父體

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又蔡中郎集朱公叔
墓前石碑其孤野受顧命陳太邱碑臨沒顧命司空臨晉
侯楊公碑寢疾顧命又唐開元中鎮軍大將軍吳文碑公
夫人之顧命願不合於雙棺

單名空格

今人題名中凡單名者每於姓下空一格書令與二名者
齊或以爲不典按唐梁昇卿書御史臺精舍碑其碑額碑
陰碑側題名者一千一百餘人凡單名者中皆空一格書
今此碑現存是唐已有此例也

碑誌異文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蔡中郎爲陳太邱胡廣作碑及爲二公作詞銘同者乃十七八

李斯字

少時聞汀州府城外之蒼玉洞有秦李斯字意其爲嶧山棗木本好事者摹刻於茲後至汀郡往游其地巖石奇欹如壁如戶鐫前人題詠頗多而無所謂李丞相字者旣閱府志古蹟門云蒼玉洞中一石膚理光瑩鐫李斯壽字與今篆文頗異乃知向所聞者卽此夫李斯始作小篆其時

並無隸書今此直是楷書絕不見古樸之致流俗傳譌固無足怪而周櫟園先生閩小紀亦以爲斯翁書何哉

諸葛碑

四川成都貢院相傳是蜀漢宮基至公堂上屋瓦尙多舊物質堅而細與銅雀瓦相似可以爲研每方縱橫約皆尺餘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匪易於乾隆三十年盡行拆卸解京此一斑錄所據蜀人之言並云伊家現有瓦一片不知確否姑志之亦不知解京現存何所何以無一人得見者

瘞鶴銘舊拓本

丁兒從吳門以重價購得瘞鶴銘舊拓本有翁覃溪師跋然楮墨未精頗無神采尙不及余齋舊藏之殘拓一紙今年攜至揚州呈雲臺師以爲眞舊拓也惜止七字耳未幾從孟玉生處購得一冊存二十五字冊前有姜鏞題八字似是康熙年間所作此蹟亦至寶海內之所希惜姜鏞未詳其人耳

絕域金石

紀文達師筆記云嘉峪關外有濶石徒嶺濶石徒譯言碑也有唐太宗時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將砌以碑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故至今並無

揭本又云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剗平處有人馬像回人
相傳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尙可辨漢畫如武梁
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戊卒燃火禦
寒爲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當時無畫手橐筆其間描
摹一紙耳今人喜收羅金石書畫而不知淪在絕域爲耳
目所不經見者尙如此之多也

買王質褚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
元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唐中睿之季人語曰買
褚得薛不落飾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男甥妙有河南

法者也二事可成切對

蘇米署名

相傳蘇行書署名艸頭右先橫米行書艸頭右先直此言於米猶未盡合蓋帶之上半乃从艸並非艸頭作者當先兩直後兩點凡米欸真蹟皆如此其下半係先作一次作口次中直透上而下實卽𠂔字省文耳雖行草皆可以此辨之若僞米蹟之欸則直于草頭下加市矣豈通人如海嶽乃至自誤其名乎

米書欸自元祐六年以前皆作𠂔六年以後始改書作𠂔是元祐辛未年也

書畫精鑒

虞山錢曾云唐太宗臨右軍書作戠字虛其戈以令虞世
南足之示魏徵徵曰聖作惟戈法逼真明成祖觀一畫羣
臣皆以爲趙千里滕用亨獨定爲王晉卿展視卷尾果有
詵名必如此始可謂之精鑒

王晉卿索蘇書

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近又以三徧博兩紙
子有近書當稍遺我毋費我多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
李承宴墨書黃州作黃泥坂詞並跋二百餘言遺之

鮮于伯幾詩刻

余舊藏鮮于伯幾揚州詩四十韻卷付恭兒守之今年小

住邦上恭兒偶以呈阮太傅師師謂此元末詩翰一大觀
且有闕邦江故實亟應鈎摹上石藏之揚州適黃右原比
部亦欣然爲市石察書選工鐫勒按鮮于欸謂作於至元
癸巳是元世祖之三十年鮮于生於元憲宗七年丁巳終
於大德六年壬寅此其三十七歲所作卷後舊有范昌劉
天爵二跋皆未詳其人且字亦不甚佳故均未入右據劉
跋謂此詩爲困學集中所未載余檢揚州府志亦無此詩
近日搨得察院廨中所立鮮于書御史臺箴碑似由展轉
翻摹非出困學手書遠遜此蹟此吾師所以亟於勒石也
師有別業在邦上農桑今卽將此石陷於亭壁使遠近觀

者皆可椎搗亦公諸同好之盛心云爾

李待問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自許書法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已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相傳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已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卽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也此與趙松雪焚鮮于伯機書正同皆恐係無稽之語耳

思翁書品

嘗見昔人論思翁書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秀絕
故弱秀不掩弱故上石輒減色凡人往往以已所足處求
進伏習既久必至偏重畫家習氣亦於此生習氣者卽用
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
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惟思翁用力之久如清者飲藥令舉
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甯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
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澹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
言也此憚南田與石谷論書畫語頗有精理

記筆三則

盧言雜說云世傳宣州陸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

求筆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州先與二
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卽可以常筆
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與者非右軍
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世俗言蒙恬始造筆非也尙書
中侯言神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又援神契言孔子作孝
經簪縹筆是周孔時已有筆矣成公綏有棄故筆賦云有
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並明乃發慮於書契采秋毫之顚
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元管屬象齒
於鐵鋒是筆之製已備於倉頡時矣淮南子本經訓云倉
頡作書鬼夜哭高誘注鬼或作兔兔恐取毫作筆害及其

編故夜哭 製筆罕用兔毫或用羊毫雞毛鼠鬚狼毫貂
毫此外有用鹿毛者見中華古今注有用麝毛狸毛者見
朝野僉載及樹萱錄有用猯毛獺毛者見黃山谷筆說有
用鷺毛者見白香山詩有用猩毛者見王荊公詩有用雉
毛者見博物志有用猪毛者見王佐文房論有用胎髮者
見唐齊己詩有用人鬚者見嶺南異物志 製筆謂之茹
筆蓋言其終日含毫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林逋集
有美葛生所茹筆詩今製筆者尙守此法但以口飮之使
圓而茹筆之名鮮有人道者矣

記紙四則

昔蘇文忠公嘗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剗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當時人或嗤之然至今日又豈止百金之享已哉 納蘭成德綠水亭雜識云文衡山曾見一紙廣二丈趙文敏不敢作字題記而已不知紙工以何器成之 王東淑柳南續筆云太倉王文肅家有宋箋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書之思翁亦欣然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書滿幅 南唐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親見其紙之言然在宋時已稱罕觀故劉功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

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是也余家藏李龍眠白描羅漢卷文二水跋以爲是澄心堂紙其堅白異於他紙又藏李後主行書冊則紙質稍厚色又微黃疑當時紙色不必一律必謂澄心堂紙白色者無據也

特健藥

往見收藏家于舊書畫之首尾或題特健藥字亦有取爲篆印者攷法書要錄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駙馬武延秀閱二王之迹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爲上者題云特健藥云是突厥語其解甚明乃輟耕錄不喻其義而香祖筆記又以字義穿鑿解

之益誤矣

寫真

吾閩曾波臣以傳神擅名如鏡之取影爲寫真絕技圖繪寶鑑稱其開闢門庭前無古人先此惟戴文進爲妙藝相傳永樂間文進初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遂向酒家借紙筆追寫其像聚衆腳夫認之衆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果得行李又相傳吳小仙春日同諸王孫游杏花村酒後渴甚從竹林中一嫗索茶飲之次年復至其地嫗已下世小仙目想心存遂援筆寫其像與生時無異嫗之子爲哭失聲

黃要叔

蜀廣政中淮南道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黃筌
寫於殿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
精采態度更愈於生往往致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
目爲六鶴殿又新構八卦殿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兔
雉鳥雀時五坊使呈雄武軍所進白鷹詎認殿上畫雉爲
生掣臂者數四蜀主歎異命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
見益州名畫錄又蜀後主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云畫鍾
馗乃謂筌曰此吳畫以右手第二指扶鬼之口不若以拇
指爲有力命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筆別改以拇指

扶鬼目者進焉後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所畫者眼色意思皆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主視之不妄乃喜見宣和畫譜 米氏畫史云蘇子美所藏黃筌鵲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率用筌格稍舊退出卻無處可辨又東坡與錢濟明書云家有黃筌畫龍跋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然則筌畫之難辨而可寶自宋時已然矣

蒲延昌

蒲延昌於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時福感寺僧模寫宋賢子虔獅子於壁延昌見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遂畫

獅子圖以獻時王昭遠公有嬖妾患疔以之懸於臥內其疾頓減怪而問之對曰昔梁昭明太子以張僧繇獅子愈疾名曰辟邪其來久矣亦見益州名畫錄

小李將軍

人但知李思訓之子昭道稱小李將軍而不知成都李昇小字錦奴畫得思訓筆法同時與昭道聲聞並馳亦稱小李將軍見宣和畫譜及益州名畫錄

易元吉

米襄陽畫學云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世但以猿獐稱之可歎或曰元吉嘗畫孝嚴殿壁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猿

獐以進後且爲人所鳩

華光僧

畫梅花者始於北宋之僧仲仁而著於南宋之楊補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陶宗儀畫史會要所稱華光長老也黃山谷詩雅聞華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其爲當時所重如此曾敏行獨醒雜志載紹興初有華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乃得仲仁之傳

無李論

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稱景祐中李成之孫宥爲開封尹

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之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米元章
爲作無李論耳食者遂謂世無李畫不知米論但就一時
言之也

合作畫

南唐李後主有與周文矩合作重屏圖見清河書畫舫閑
全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
人物見德隅齋畫品此皆後世畫人合作之始也

倪雲林

式古堂畫攷有倪元鎮設色畫欸署天順三年春三月松
雲隱林倪珽其再題欸已作瓚字則在至元四年也董思

翁跋云雲林畫世無設色者此亦一奇

高房山

高房山春雲曉靄圖立軸銷夏錄所載乾隆間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於平湖高氏有裱工張姓者以白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爲二以十金屬翟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芨煎水塗於畫上滋其光潤墨痕已入肌裏先裝一幅因原畫綾邊上有烟客江村圖記復取江村題籤嵌於內畢澗飛適臥疴不出房一見歎賞以八百金購之及病起諦視雖

知之已無及矣又裝第二幅攜至江西陳中丞以五百金購之今其真本仍在吳門乃無過而問之者

寶繪錄

前明崇禎間有雲間張泰階者集所選晉唐以來僞畫二百仲刻爲寶繪錄凡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無家不備宋以前諸圖皆雜綴趙松雪俞紫芝鄧善之柯丹邱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數人題識終以文衡山而不雜他人覽之足以發笑豈先流布其書後乃以僞畫出售希得厚值耶 四庫書提要云寶繪錄二十卷上海張泰階撰泰階字爰平萬厯己未進士家有寶繪模自言多得各

畫真跡持論甚高然如曹不興畫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已僅見其一龍首不知秦階何緣得其海戍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纍纍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間立本吳道元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廁名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歷代諸家跋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也

沈石田世家

式古堂畫攷載沈貞吉恆吉山水兩種貞吉名貞字南齋又字陶庵又號陶然道人其弟恆吉名恆字同齋號硯庵卽啓南之父也他書卽以貞吉恆吉爲名誤矣貞吉自題

畫云一竿風月一簑煙兩家傍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
門況肯到紅塵深處潮生解纜潮平鼓枻潮落放歌歸去
時人錯認嚴光自是無名漁父八十三翁沈貞題于有竹
居恆吉自題畫云此老粗疎一釣徒服也非儒狀也非儒
年來只爲酒糊塗朝也村酤暮也村酤胸中文墨半些無
名也何圖利也何圖煙波染就白髭鬚出也江湖處也江
湖時雨方霽寤寐北窗展玩古法書名筆聊爲作此贈誠
庵老友一笑沈恆觀此知啓南以詞畫名家淵源有自啓
南壽至八十三其父恆吉亦六十有九貞吉則題畫之年
已八十三一家老壽所謂煙雲供養者良不虛乎清河書

畫舫云傳聞親庵之父曰蘭坡尤能鑒賞書畫游心藝苑而弇州續稿載啓南之弟名幽字朔南善畫梅村文集又載啓南之孫名湄字伊在畫學趙承旨則家學相傳前輝後光益遠矣

江山雪霽卷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本爲華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婁東畢部郎澗飛其值千三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畧起青光畫絕工細但有輪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迹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祇文衡山隸書引首

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价諸跋而已部郎之兄秋帆制軍
欲得靳固不與揚州吳太史杜村數往就觀部郎感其意
謂言能固守勿失卽以付子太史領之遂償值捧歸坐臥
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
必詣禹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溷器之
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去卽請公出焚
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動遂攫之而
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
妹轉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貲之時太史旋囊已
罄妹以哀詞求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

海天落照卷

王弇州跋李昭道海天落照圖云真本爲宣和秘藏轉落
吳城湯氏嘉靖中有郡守以分宜子太符意迫得之湯見
消息非常乃延仇實父別室摹一本將爲米顛狡獪而爲
怨家所發守怒甚將致叵測湯不獲已因割陳緝熙等三
詩於仇本後而出真蹟邀所善彭孔嘉輩置酒泣別摩挲
三日而後歸守以歸大符大符家名畫近千卷皆出其下
尋坐法籍入天府隆慶中一中貴攜出其小璫竊之時朱
忠僖領緹騎密以重貲購之中貴詰責甚急小璫懼而投
諸火余歸息弁園湯氏偶以仇本見售爲驚喜不論值收

之按孫月峯言徐文貞家有此圖數本多爲人乞去今有
最下一臨本尙存猶自可喜其所圖日光之閃爍明暗及
水中日色海濱人瞻望與夫薄暮人爭赴家市人收拾市
物形狀踴躍如生不可殫述云云然則竇父祇摹一本舛
州所得恐又是仇本之重僂憶余少日里居亦曾見一本
但覺光彩奪目惜爾時不知辨驗欵跋稽證源流耳

秋山卷

余在吳中有以惲南田尺牘冊來者因價昂不果售但錄
其記秋山卷始末云董思翁嘗謂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
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卷爲第一非浮嵐夏山諸

圖所可伯仲間以語王煙客奉常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
爲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奉常憮然向宗伯乞書爲介並
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庭闐然雖廣廈深
閤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艸幾滿奉常大詫心疑是豈藏
一峯名蹟家耶已聞重門啟鑰僮僕掃除主人肅衣冠揖
客入張樂庀具備賓主之歡繼出秋山圖示奉常一展視
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綠設色寫叢林紅葉翕施如火
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
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小橋相映帶靈奇而
渾厚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名本皆在下風始信思翁

歎絕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
明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
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得已暫假往都下歸時見還時
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既而奉常抵京師奉使
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閭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
因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可重門扃鑰糞草積地如故
徘徊淹久而去奉常既晝夜念此圖不可得後與石谷述
其事爲備言當日寓日間如鑑洞形毛髮不隔口摹手擬
恍若懸一圖於眼中者其時思翁棄世久藏圖之家亦更
三世未知此圖存否何如每與石谷相對嘆息適石谷將

有維楊之行奉常曰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書屬石谷攜書
往來吳閭間對客言寄之客奉常語立袖書於貴戚王長
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亟命客渡江物色於是張氏之孫某
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名蹟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
台樂享之張氏遂以彝鼎法書名蹟合抵千金爲壽一時
羣知秋山妙蹟已歸王氏王氏遣使招婁東二王公來會
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秋山圖已在吾
橐中立呼侍史取觀之展未及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石
谷辭色謂當狂叫驚絕比圖窮恟恍若有所失貴戚心動
喟曰得無有疑乎石谷唯之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奉常

來奉常先在舟中呼石谷驚問王氏果得秋山乎石谷曰
昔日先生所說厯厯不忘今否否烏覩所謂秋山哉雖然
願先生勿遽語王氏奉常旣見貴戚展圖辭色一如石谷
強爲歎羨貴戚愈益疑頃元照亦至石谷又先諭意元照
亦諾之乃入大呼秋山來披指靈妙贊歎纒纒不絕口戲
謂非王氏厚福不能得此奇寶於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
奉常曩所觀者豈夢境耶抑神物變化不可測耶其家無
他本人間無流傳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一彈指
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旣得之而復有淆訛顛錯王氏諸人
至今不寤不亦重可怪乎石谷爲予述此且訂他日同訪

秋山真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

米畫不過三尺

米襄陽曰言作畫只作橫挂三尺軸寶晉齋中所懸長亦不過三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

楊二山鑒賞

孫月峯書畫跋謂楊二山太宰雅好書畫每向飛鳧人曰有假者持來我買真蹟重價我買不起此是本色人語然往往亦得佳者

宋漫堂鑒賞

宋漫堂自言鑒別書畫能於暗中摸而歟之便可定其

眞僞此語似欺人而實有此理蓋所見古蹟多而又有神解悟入非可與淺人道也筠廊隨筆載合肥許太史孫筌家藏畫鶉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人不知出誰氏之手公覽之定爲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爲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卽白號衆始嘆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侯齋絲猶未深信一日讌客廳事懸一畫公從門外輿上辨爲林良畫迨下輿視之果然侯齋爲心折

王弇州鑒賞

朱國禎湧幢小品云王弇州不善書好談書法其曰吾肥

有鬼吾眼有神此說一唱於是不善畫者好談畫不善詩
文者好談詩文古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
於書畫一時獨步然對人絕不齒及也其詆諆弇州至矣
然弇州品題書畫賞鑒家實不以爲謬也 王弇州購得
趙文敏濟禪師塏銘爲之跋云月來買文錢爲之一洗恐
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按此與王右軍以絲竹陶寫
恒恐兒輩覺情事正同然一恐覺一恐厭兩家兒遂分高
下而一不廢絲竹一不能浮大白古今人信不相及乎

王百穀題跋

式古堂書畫攷載趙巖神駿圖卷後有松雪翁書蘇東坡

詩跋云趙巖所畫深得曹韓筆法余亦好畫何能及也故以杜子美詩書之大德五年菊節子昂杜子美三字實偶筆誤而王伯穀跋乃謂拾遺集無此作古今詞人之作散逸不傳者寧獨此歌余按圖索駿乃並得詩恐非天廐真龍不傳老杜雕龍云云此何異癡人說夢乎

牧牛圖

昨夢錄載南唐李後主有牧牛圖獻於宋太宗圖中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欄內太宗以詢羣臣皆莫知之獨僧贊甯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按珠脂別無經見沃焦山亦非人

跡所能到恐此係一時取辨應對邱至綱俊林機要則以爲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下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尙近理然珠淚恐亦難得此事究未經親試不敢遽斷其是非矣

考試畫師

前明英宗試天下畫師於京中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爲題諸畫工皆於花卉上粧點獨戴文進畫天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人於脣上作一點紅朝廷竟取畫美人者時皆爲戴惜不遇余謂戴畫用意固高然於春色二字究未關會也或云此是宋徽宗時

畫工戰德淳事德淳畫蝴蝶夢中家萬里作蘇武牧羊臥
洲媒中亦善用意

張翼

蘭亭結考載王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
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初視亦不覺詳視乃歎
曰小兒亂真乃爾耶是在當時已自疑如此

任靖

紀文達師曰右軍雜帖多任靖代書蓋靖學書於右軍後
大令又學書於靖也事見陶宏景與武帝論書啓今尙在
隱居集中此事人多不知卽歷代書家傳記亦佚其名蓋

不幸而湮沒耳

有筆有墨

張青父云古人論畫必曰有筆有墨人多不深究其理蓋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卽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卽謂之無墨古人有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叅之惟昔人嘗見王右丞江山雪霽圖但有鈎勒而無皴染則豈得謂之無筆乎

詩跡叢談卷十

福州梁章鉅撰

詩話

寄廡邦江長夏無事兒輩每喜聽余談詩余謂論詩要旨已具退庵隨筆中茲復記憶舊聞若干條應之積日又成卷帙不敢言詩話仍附之叢談以備遺忘云爾

疊字詩

詩中用疊字實本三百篇後人乃復錯綜變化之有一句三疊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 本朝查初白滔滔浩浩滾滾然句用之有一句

連三字者劉篤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
也有兩句連三字者本蘭詞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翁名及
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一句四疊字
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詞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
疊字者王粲詩年年歲歲化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
有三聯皆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皆
疊字者昌黎南山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

倒用成字

王漁洋居易錄云韓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篇孫季
昭示兒編所拈如巾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室裏衣衡

從優承瑟琴鼓鐘斯翕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
邦鼎息偃之類不一而足

宋左彝論詩

宋左彝大樽茗香詩論語多沈著而尤有警切可以教人
者如云物之無益於人者人弗貴之史稱嚴君平卜筮於
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是非之
間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者已過半矣然
則詩之能益人亦何間於窮達哉如此則庶乎其道尊又
云曲寫閨怨如水益深如火益熾非教也我心匪石言性

不可改不能奮飛言義不可去實命不猶言命不可挽綴
竦止奔曰不知命也知命若此不知命若彼千古英雄失
足豈不以此哉

謝康樂詩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自謂語有神助後
人譽之者遂以爲妙處不可言傳而李元膺又謂反覆此
句實未見有過人處皆膚淺之見也記得前人有評此詩
者謂此句之根在四句以前其云臥疴對空牀衾影昧節
候乃其根也褰幃暫窺明以下歷言所見之景至池塘生
春草始知爲臥病前所未見者而時節流換可知矣次句

卽從上句生出自是確論若吟窗雜錄謂靈運因此詩得罪託爲阿連夢中之語遂有王澤竭時候變之評夫古來詩案之周納人罪者多於論詩何與乎

陶靖節詩

陶淵明愛菊人皆知之而於松亦三致意焉如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下又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青松在東園衆艸沒其姿下又云連林人不見獨樹衆乃奇皆以自况也 東坡論陶公乞食詩云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然若溪漁隱叢話稱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及顏延之送錢二

十萬卽日送酒家其曠達又如此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言謂托始於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也不知河梁之作已見吳越春秋云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遂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太白詩

客有語余曰太白早發白帝城詩云兩岸猿聲啼不住者水經注瞿塘峽多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然則白詩誤

余曰此考據固精然詩家則不應如此論也

溫飛卿詩

吳脩齡喬曰凡詩意之隱僻者詞多紆回婉轉必須發明如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託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叙題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霸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

多作誤字解因今日無霸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
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
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
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
無復可望也怨而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李長吉詩

王唐堂

士俊

詹言云向聞人言李長吉集中無七言律一

日讀南園絕句第十一首嫌語意未完急以第十二首連
讀之始知本爲一首而誤分者詩曰長巒谷口倚嵇家白
書千峯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牽苔絮長莼花松溪

黑水新龍卵桂洞生硝舊馬牙誰道虞卿裁道帔輕綃一
幅染朝霞

徐筠亭說唐詩

徐筠亭

時作

曰孟襄陽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少

陵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氣魄已無可加而孟
則繼之曰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杜則繼之曰親朋無
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渺之情攝歸至小兩公所
作不謀而合可見文章有定法若更求博大高深之語以
稱之必無可稱而力蹙無完詩矣

陳午亭說杜詩

陳澤州相國午亭文編中有讀杜律話二卷所解有勝於前人者如晴窗點檢白雲篇前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漢武秋風詞白雲飛當之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封泰山其從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唐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藏玉冊於封祀壇之礧所謂白雲篇疑卽指此時杜公方獻三大禮賦又欲奏封西岳賦如此解白雲二字較明上下文義亦貫又掖垣竹塋梧十尋塋字解者各異不知塋與卑同言竹塋梧高也晉語松栢不生塋漢書劉向傳增塋爲高子虛賦其塋溼則生蒼黃蒹葭皆可證塋與卑之通用又晉書陶侃胡奴吳恆爾常穿虎豹羣陶侃之奴舊注皆

不知所出竊疑陶侃當是陶峴之誤峴有崑崙奴名摩訶
善泅水後峴投劍西塞江命奴取久之奴支體磔裂浮水
上陶奴入水卒死蛟龍公奴入山宜防虎豹因事相類而
用之 又云諸將五首當合而觀之又當分而觀之一漢
朝陵墓二韓公三城三洛陽官殿四扶桑銅柱五錦江春
色皆以地名起一二作對一責代宗時禦吐蕃諸將一責
肅宗初討祿山諸將其事相對其詩章法句法亦相似三
四作對一舉內地削以責宰相臨邊之將徒煩輸輓一舉
遠人畔以責藩鎮兼相之將不能鎮撫其事相對其詩章
法句法亦相似未則另爲一體讀杜詩者以此類推亦可

想當日鑪錘之苦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 又云夔府

孤城落日斜此當與第一首孤舟例看蓋以客子言之雖
蜀麻吳鹽清秋萬船不碍其爲孤舟雖白帝夔州兩城相
連赤甲白鹽閭閻繚繞不碍其爲孤城也每依北斗望京
華北斗或作南斗或又引三輔黃圖云漢初長安城狹小
惠帝更築之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斗城謂
之南北皆可其說亦非秦城上直北斗北斗之宿七星第
一主帝爲樞星上句言日比句言斗又言望京華以類而
言非南斗明矣公詩多用北斗如秦城近斗杓之類奉使
虛隨八月槎非謂乘槎到天河徒爲虛語蓋此乘槎亦與

第一首孤舟相映乘槎可到天河今繫舟不能至京華故曰盧隨八月槎也清秋燕子故飛飛燕子是將去之物故飛飛者若見客不去故以飛飛將去嘲之雲安子規詩客愁那聽此故作傷人低兩故字意同匡衡抗疏功名薄賈解太略公於天寶初應進士不第獻三大禮賦授河西尉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此與衡初以文學射策科甲不應令除大常掌故調平原文學略似後於至德初拜行在左拾遺以上疏救房琯獲譴得免推問未幾出爲華州司戶參軍遂棄官流寓於蜀廣德初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二年嚴武表爲節度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未幾辭幕府離蜀

大厯初至夔視衡岳高幕入朝廷上疏至丞相奉侯果
何如乎注家於衡之文學經術與史高辟薦本末皆不及
然則古來抗疏者多何獨以衡爲言乎劉向傳經心事違
舊注亦太略公獻賦授官與向初獻宣帝賦頌數十篇亦
略同後遂流滯於外不能入朝欲如向之數進數退傳經
以寄忠悃得乎衡之抗疏多傳經義向之傳經亦諷時政
其前後疏多及經義故云

李文貞公說杜詩

吾鄉安溪李文貞公於詩未爲精詣而說詩則時有創解
如云凡詩以虛涵雨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此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雨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夔而園菊雨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此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園之心爲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 又云能學杜者無過於李義山而義山詩中又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二語爲最似杜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幹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按此解實前人所未及杜

老寄章十侍御詩云指揮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

蘇齋師說杜詩

余弱冠卽喜爲五七言詩而於詩義實茫無所知也四十歲還京師游蘇齋之門始得略聞緒論則悉非舊所得聞者嘗以杜詩陰何苦用心語質之蘇齋師師曰杜言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氣讀乃明白也所賴乎陶冶性靈者夫豈謂備情我之能事以爲陶冶乎傳情在我之能事以爲陶冶性靈其必至於專騁才力而不衷諸節制之方雖杜公之精詣亦不敢也所以新詩

必自改定之改定之後而後拍節以長吟之苟其一隙之
未中窾一音之未中節者仍與未改者等也說到此處不
覺擗筆而三歎矣孰知有如此之自擅精能而如此之不
敢寬假乎二謝者非果二謝有此事也語意之間直若欲
云杜陵野老將能事不便直說而假二謝以言之曰豈知
具二謝之能事而亦不能不學陰何之艱苦刻意以成之
乎苦字非正稱之語乃是旁敲之語試看有二謝如許之
才力而卻亦甘爲陰何之刻苦乎苦字神理只得半面苦
字只似就陰何一邊與之無甚高論若謙下若歛抑之詞
其實亦何嘗陰何果實如此直是對上二謝能事不得不

如此若似謙卑歛退之窘狀者夫然後上七字二謝能事四字軒然飛揚而出知此義乃知下七字與上七字陰陽收放之所以然苦字曲向陰何一邊低下一著乃使頗字笑而受之然則所謂陶冶性靈者非虛張架局也實在其中叩之有真際焉新詩改罷自長吟實實愈咀之愈有味正恐索解人不得矣卽此一篇可作杜詩全部之總序矣吾嘗謂蘇詩亦有一句可作通集總序曰始知真放在精微真放卽豪蕩縱橫之才力也卽此上七字所云能事也精微卽細肌密理之節制也卽此下七字所云陰何苦心也二謝陰何特借拈前人以指似之陰鏗集隋志僅一卷

蓋所傳已無多在杜公必尙見其全詣必深得其秘要是以又云太白似陰鏗太白豪放之才而以陰鏗爲比則此間卽離含蘊之故後人焉能窺見之而漁洋直斥爲陰鏗蕪累則亦非慎言之道耳 又云老杜望嶽起句夫如何三字乃是從下句倒捲而出齊魯一邦不爲小矣顧不解其何以青猶未了也晉人望嶽詩云氣象爾何物亦作訝而問之之詞非到其境者不知也今人誤解作空喝起下之詞則乖其義矣吾師於杜詩工力最深自言手批杜集凡二十三過最後始成讀杜附記之定本凡字句之異同皆詳列句下然章鉅憶少時所見杜詩舊本乃作岱宗大

如何大如何與青未了字則偶對意則相生氣象更爲雄
實似較夫如何爲勝惜見此本後吾師已歸道山不及相
質耳 又云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切君王自神武駕馭
必英雄氣勢凌厲可爲後學入手門徑須知自字乃自身
之自非自然自是之自紫鷺自超詣句同按如此說詩則
作者精神愈出若錢籀石先生必以麒麟與第一爲對偶
則又何關於詩律哉亡友謝甸男震亦以鳳歷軒轅紀龍
飛四十春四十與軒轅爲對偶與錢
說又云石門斜日到林邱或注石門屬齊州或謂與澗
道對不必實指其地然居易錄云孔博士東塘言曲阜縣
東北有石門山卽杜子美題張氏隱居處李太白有石門

送杜二甫詩何言石門路復有金亭開亦其地山不甚高
大石峽對峙如門故名山南有兩小阜俗稱金耙齒銀耙
齒首子美詩不貪夜識金銀氣蓋偶然卽目耳 又云至
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
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賚耳惟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
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
生長風帝旣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乃反含笑而賜
金不若圉人太僕見馬猶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
而有理始知深人無淺語也 又云風簾自上鈎自字乃

獨自之自也江樓對酒忽見月吐徑自起鈎簾納之其旁
無侍媵可知自字正對末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
與末句酌酒相貫與五六句鶴髮貂裘相接此論向無有
拈出者 又云詠桃樹一首乃拈一物以慨時事耳中四
句乃指往日言之舊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卽首句不斜
之注腳回憶小徑不斜五桃遮門之日乃天下車書一家
之日非今作詩之寡妻羣盜日也蓋少陵之室門內五桃
原不禁人摘食今當亂後人自爲計家自爲謀不免爲籬
垣以掩蔽之因此入門之徑不得不遷就斜曲以升堂矣
回思昔日直入門直升堂入門卽見桃樹堂室不妨其遮

秋則食實春又開花不但人我同此食實看花之境且鳥雀亦同此飛翔棲止之常卽一居室而胞與無私之景象藹然在目於是慨然遠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非今作詩寡妻羣盜之日也就此一物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該非一事也

蘇齋師說蘇詩

蘇齋師云坡公自普照遊二庵七古一首是坡詩一小結構今偶爲拈出自來學坡詩讀坡詩者皆不知也入手四句云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人裊裊野梅香入袂傳出清幽孤峭之景至此極矣次云

山僧怪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妙在借此一托則上四句之清幽孤峭更十分完足次云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此並自己亦抽出則此游之清幽竟到二十分次云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野桃看覆髻二句乃作俗豔以反形之此針鋒也結云作詩寄謝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言實覺此游之太清幽孤峭也本應以清幽孤峭作收場卻反以俗豔作收裏如此乃謂之圓筆又送文與可出守陵州起句云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坡公有墨君堂記謂竹也次云而况我友似君者此君字與上句之字皆指竹題本是送其人而詩則直以所畫

竹爲主次云素節凜凜欺霜秋此七字切竹亦切人妙在於似竹寫其次云清詩健筆何足數清詩健筆四字二層雙頓而出此句寫其人則不必復以似竹說矣故合其人之詩筆言之此是著題之正面然卻是宕開所以要宕開者本以似竹爲主也通首用意全在竹然而人之似竹上句已說明請問下句如何接法次云逍遙齊物追莊周此七字則真化工之筆也逍遙齊物莊子二篇名耳坡公之意卻取齊物二字爲此詩之主齊物者已與物齊卽南郭子嗒然喪我之意也卽坡公題文與可畫竹忘其身之義也直欲將文與可化作一竹矣然若不先用逍遙二字

則其追莊周之妙不圓也逍遙乍看似不及齊物之切豈知坡公以其在集賢院與在陵州等而視之所以齊物之上必用逍遙二字而後追莊周三字乃圓也而後上句清詩健筆乃圓也次云奪官遣去不自覺奪官遣去四字又雙頓而出奪官謂辭去集賢遣去謂出守陵州以此本題實事作接筆而後逍遙齊物之旨乃圓也處處有實境而頂上圓光始出此豈空言神韻者所知次云曉梳脫髮誰能收又是妙極化工之筆並非寫其老態也直是將文與可作一莖枯竹寫其蕭蕭之落葉耳然後知逍遙齊物追莊周之妙真化工之筆也奪官遣去不自覺到此乃神圓

也又並非借竹爲喻卽其上面素節欺霜秋亦何嘗明言
借竹爲喻只緣此老筆有化工不知不覺將一箇文與可
作爲一幅墨竹矣此等明承暗接圓合收裹之所以然卽
漁洋先生亦恐看不出也次云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
在千山頭此又是妙接坡公是西蜀人必親到此州知其
山如此亦必此日席間直見文與可禿鬣脫髮之老態所
以竟將陵州童山寫出一箇無髮之禿頂來又是眞境並
非借喻結句云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消我愁通首
以竹爲正意而文與可之形神全於竹得之至此仍以墨
君結住而通首俱圓矣此兩篇七古皆不過六韻而上下

明暗相承銜接之妙他人數十韻之轉換氣力不足以當之深味此二篇卽坡詩數十韻之大篇無以過此矣必知此秘而後能鋪陳排比開拓縱橫也如杜如韓篇篇皆當如此用意讀之

劉宮保說杜詩

劉金門宮保屬誌存悔齋集中有杜詩話五卷多未經入道語如云杜老爲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其祭遠祖當陽君文云春秋主解橐隸躬親述預爲春秋左傳集解也進雕賦表云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有自來詩中援引如懷李白云更尋嘉樹傳不忘

角弓詩以季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
煩冤舊鬼哭化用夏父弗忌新鬼大舊鬼小語前出塞云
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語投贈哥舒開府
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以翰年老風疾比之廉頗元
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歌鐘運用神明洵爲克
承家學者矣 又云漢地理志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葬
此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三十里按長安城東有霸陵大帝
所葬霸南五里卽樂游原宣帝築以爲陵曰杜陵東南十
餘里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卽杜曲陵
西卽子美舊宅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以此 又云公

只有一妹嫁韋氏從夫遠宦有元日寄韋氏妹詩同谷歌
有妹有妹在鍾離則已髮婦寓居時矣曰我已無家尋弟
妹曰弟妹蕭條各何往曰弟妹悲歌裏曰無由弟妹來曰
弟妹各何之曰故鄉有弟妹曰團圓思弟妹數數及之重
人骨肉之感 又云公二子宗武定是有才宗文不過使
樹雞欄然焚食日詩並示兩兒一則曰汝曹催我老一則
曰他時見汝心舊解指公先塋在洛流寓不能展省故當
節日回首邨山仍囑二子以毋忘拜掃其論良是或據元
稹系銘宗武病不克葬疑爲宗文早世然樊晃小集序明
云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先集論

次之則宗文爾日尙存且並非不能守先業者宗文小名
熊兒得家書詩云熊兒幸無恙初無失愛宗武小名驥子
特以幼見憐故驥子好男兒驥子春猶隔驥子最憐渠頻
呼而念之然示宗武詩以精文選飽經術勸其力學卽以
休覓絲衣輕莫羨紫羅囊誠其敦行安得謂公有譽兒癖
乎雲仙雜記載宗武以詩示阮岳曹阮旣答以石斧一具
並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斤削耶阮聞之
曰欲使自斷其手不爾天下詩名又在杜家說者遂有三
世爲將道家所忌之喻考史傳絕不載宗武詩毋乃公所
謂失學從兒嬾僅解記誦而不能精進者乎有子賢與愚

何其挂懷抱無怪公之借淵明以自解嘲也 又云詩評
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之誚論公處境宜然然遂以公
不善作愉樂語則非也公之寫喜事專取神會如家家賣
釵釧只待獻春醪喜官軍之壓賊也曉看紅溼處花重錦
官城喜好雨之知時也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 定新
巢喜浣花艸堂初成也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
來喜崔明府相過也其說總戎雲鳥陣不妨游子菱荷衣
喜嚴鄭公再至也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是
遷居赤甲之喜巡簷索其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是寄
弟藍田之喜至艸堂詩云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

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
來賓客隘村墟雅人深致隨事生歡善言喜者宜莫如此
老 又云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自非風動天莫置大
水中此是何等洪量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
此是何等醇誼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此是
何等高識雖盡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是何等
曠觀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此是何等坦夷
舊書文苑傳斥公褊躁無器度抑獨何歟 又云公不佞
佛抑又深通佛理如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
雲安可限南北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

照濁水源大珠脫玷翳白日當空虛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吾知多羅樹卻倚蓮花臺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絕妙機鋒知自有證入處 又云昔人謂杜詩長於諷刺多小雅變聲於頌殿體或不相宜此說非也集中如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萬方賴慈惠母乃聖躬勞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歷三年調玉燭元元皇帝聖雲孫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此等語體大聲宏粲
然盛明景象非善於立言者定只一味麤豪氣耳 又云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不識南塘路是欲
去未去二首百頃風潭上是初到境三首清池四首芻舍
是入門所見五首隨意坐莓苔是方坐定六首野老來看
客是坐已久七首陰益食單涼八首醉把青荷葉是飲酒
間情況九首醒酒聽詩是已至夜分十首出門回首是歸
時情景次第章法井然不似後人作連章可隨意多寡顛
倒位置也重過何氏五首一首重來休沐地二首大迎會
宿客三首自今幽興熟四首就看君用幽意推開說五首

將到此應常宿合攏說處處是重游確乎不是初到

王東淑論詩兩則

王東淑曰古人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之重過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爲佳吾觀王漁洋三登高樓詩於三登字全不照顧已非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旣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煙早暮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漁洋此詩能無拊擊又云詩貴鍛鍊精工亦

須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真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精神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渾淪則全無作用矣此語蓋亦專爲新城而發正中新城之病按以上兩則皆應補入余讀漁洋詩隨筆中

郭頻伽論詩兩則

郭頻伽唐詩話云余最厭宋人妄議昔賢優劣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軒輊李杜退之蚍蜉撼樹之論未必不爲此而發山谷以杜北征爲有關係之作昌黎南山詩雖不作亦可以此定北征爲勝於南山詩詎可如此論耶頻伽又

有楞園消夏錄云宋四靈之論五律曰一篇幸止四十字
再加一字吾末如之何矣金源黨竹溪之論七律曰五十
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若一屠沽子廁其
間也語皆名雋可爲東塗西抹者下一針砭

詩集之富

古人之年高而詩多者在唐爲白樂天在宋爲陸放翁樂
天自寫詩文藏之名勝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
八百四十首放翁詩初編四十卷再編通前八十五卷此
一家著作之多者也宋紹熙輯唐人絕句闌及前後代第
及萬首而我朝輯全唐詩一代三百年凡得二千二百

餘人共四萬八千九百餘首比古來總集之多者也恭

讀乾隆一朝

御製以集計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而樂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則眞且古所未聞穹昊之繁星不足爲其燦列廣輿之畫井不足比其分羅矣

旗字押韻

康熙己未試博學鴻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

上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改置二等此施於旗旂二字素不甚分曉也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爲旗將軍所

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入微韻周禮交龍爲旂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按旂從斤聲實當入真韻小雅夜向晨與言觀其旂韻左傳龍尾伏辰與取號之旂韻古音常如此尤施所不及知也

菊花詩梅花詩

王荊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馮定遠評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一枝亦似詠梅花不知凋零二字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瘁菊花始榮之語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謂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

黃誠哉是言也 自說苑有越使以一枝梅遺梁王之語
陸凱有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之句從此詠梅者遂多
用一枝然陶詩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是一條亦梅花
故實而罕有承用者

說詩謔語

說古人詩有吹毛求疵者雖未免刻謔亦頗有理趣如盡
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或以爲是失貓詩
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咏牡丹句也或
以爲是畫美人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
唐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也或以爲是鬼詩天末樓臺橫比

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咏金山寺句也或以爲是牙人
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咏白塔寺句也
或以爲是分界墩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
見白香山詠楊妃句也或以爲是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
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句也或以爲是算
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
築堂句也或以爲是登廁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
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或以爲是破船詩至林和靖
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膾炙人口而
陳輔之以爲有類於野薔薇夫薔薇叢生初無疎影花影

散漫焉得橫斜此則肆口詆謾無理取鬧矣或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爲冷雋近有詠梅花者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語亦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偷兒行樂圖也亦可謂談諧入妙矣

中興

中興中字古人每平仄兩用毛公詩烝民序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紹開中興陸德明釋文並切去聲杜老達行在詩新數中興年坡公送王雄州詩威聲又數中興年皆作仄聲用與釋文合然杜老秋日夔府詠懷詩云側聽中

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詩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
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勲業汾陽異姓王此三字
又讀平聲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
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則平仄皆可
通矣至中酒之中字亦然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卽
國策所謂中飲也顏注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
也然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
酒情懷似別人坡公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
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用惟顧
亭林必謂中酒猶云半席當讀平聲以顏注爲非是則轉

無所據矣又尙書之尙唐人詩多作平聲然夢溪筆談云尙書本秦官尙音上謂尙爲常者秦人音也輟耕錄亦云尙主也如尙衣尙食尙醫之類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爲辰羊反然卽以詩言唐人原有仄用者如杜老題瀼西草堂詩云欲陳濟時策已老尙書郎是也

禪語翻進一層

詩文之訣有翻進一層法禪家之書亦有之卽所謂機鋒也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翻之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著塵埃臥輪偈云臥輪有技倆能斷百思想對鏡

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翻之云惠能沒技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龐居士偈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其說無生話後有楊無知翻之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功夫更說無生話海印復翻之云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管甚無生話後之主席者多舉此公案相示尤西堂艮齋雜說有三首云樹邊難著樹臺上莫安臺本來不是物一任惹塵埃問君何技倆有思還無想心起心自滅菩提長不長木意須婚石女須
夜半吼泥牛解說無生話

痕跡叢談卷十一附

福州梁章鉅撰

人日疊韻詩

丁未人日在揚州集羅茗香黃右原巖問樵保庸魏默深

源吳熙載廷闕畢韞齋光琦作挑菜會古無此目借坡公

七種其挑人日菜句爲名揚州飲饌豐侈習以爲常聊存
示儉之私忱或可行成竹西韻事也

人日以七種菜餉客約同人和之

元日至人日無日不晴天自是太平象能無行樂便清流
宜冷集陳冊要新篇是日以乾隆乙亥人日南齋諸老詩畫冊示客莫笑寒庖餘

期傳挑菜筵

次日右原倒用前韻飛示卽倒疊和之

大戶角三雅

是會問樵熙載與恭兒以巨觥拇戰皆大戶也

雄談驚四筵如斯成

勝踐何可闕吟篇未敢催詩急徒慙趁韻便

拙作誤用暄字韻右原以

天字易之因卽馳布在會諸君子

揮觴增意氣結束好朝

天右原詩中

車之語時恭兒亦擬逐隊北行

試燈夕東園觀劇貂帽被竊再倒疊前韻解嘲

誰信試燈會先成落帽筵挂冠吾本色搔首幾新篇短髮

人爭笑科頭我最便此心一無着

用內典我頭有冠我心無冠語意歸路

月中天

雲湖都轉招同陸夢坡方伯燕奎咸松甫觀察咸臨

吳紅生許苟友二太守飲運署中三疊前韻謝之

紙醉金迷地風柔月大天滿堂循吏貴一個寓公便頗憶

停橈會頻成刻燭篇題襟高館在何日再開筵從前每過
邢江時會

賓谷張雲巢鄭夢白俞陶泉各都轉
無不啜飲無不在題襟館有詩紀之

松甫觀察招同夢坡紅生暨鍾浥雲李叙堂安中二

郡丞集東園嶺上看梅花四疊前韻謝之

一洗鶯花眼東園別有天靜參鼻功德小試腳安便孤岫

林逋夢時將移
居武林揚州何遜篇須防清景失絃管又開筵是夜

即在園
中觀劇

上元日右原招游小玲瓏山館五疊前韻謝之

勝地當佳節玲瓏小洞天不妨途輿折幸我腳輕便舊事

興衰感名流唱和篇

右原爲余談小玲瓏石顛末並檢示邦江唱和集

直須花爛

漫重與醉瓊筵

上元次日吳紅生太守鍾浥雲童石塘謝默卿李叙

堂四郡丞趙漱崖

祖玉

洪芹野

上座

許小琴三分司招

同夢坡方伯觀劇六疊前韻謝之

八仙偕陸海一叟樂堯天笑柄正頭責

謂竊

老饕聊腹便

春韶花月夜歌吹竹西篇我欲斟商爵齊登福壽筵

是會

恭兒及佳倚兩孫同八座三代一堂同人以爲佳話

余藏商爲銘作子孫父三字

小琴以鹿尾見餉七疊前韻謝之

以此珍奇味來從朔雪天分將情欸欸負此腹便便秋獮
行廚記春明退食篇轉蓬重遇此鄭重壓春筵

羅茗香吳熙載招同童石塘及恭兒集飲玉清宮八

疊前韻謝之

兼旬事徵逐忽入玉清天地擅郇廚美人皆邊腹便搜尋

嘉樹迹

畫舫錄言玉清宮
多古樹今跡未見

檢點白雲篇跬步梅花嶺還應

薦菊筵

石塘招同胡潤芝太守

林翼

羅茗香吳熙載及恭兒

小飲九疊前韻謝之

欣聯墨綠侶招集治春天穀核推精美

石塘治庖甲於邦上煙雲養

靜便

是日飽觀新得書畫

縱談新治譜

潤芝新以郡守分發貴州

細酌舊吟篇

香茗

墨韻詩相質

此會真堪紀非徒捉醉筵

吳笏菴京兆以米貴詩見示十疊前韻荅之

敢云詩卽史自古食爲天其有先憂感難言果腹便廩困

北極計稷稻東吳篇何以升平答休誇爛漫筵

時有捐輸京米之例

民問木價驟昂

右原以人事牽率不克上公車作詩抒憤十一疊前

韻以廣其意

好客孔文舉耽詩白樂天早登官衮衮况復腹便便一第

眞塵土千秋自簡篇君家花事盛金帶佇開筵六年前在君家陪雲

臺師看芍藥有金帶圍之祥去秋師蒙恩超加大傅卽其應也

楊笠卿郡丞時行自金陵來訪飲之以酒十一疊前

韻贈之

客接黃初古

花曉亭方伯常稱笠卿似魏晉間人

春同白下天不辭江路濶

來看寓公便往復桂邕話沈吟師友篇

以新刻師友集贈之聞其盡兩夜之

力讀六年一回首艸艸此離筵

恭兒北上十三疊前韻送之

宦遊須得地久速總由天射策原堪貴分符亦自便

恭兒已由

捐輸知府入都引計偕平山新畫本人日近詩篇更羨長安會

見尙擬順赴計偕

團團櫻笋筵

時二兒四兒均在都

逢兒自京到邗十四疊前韻誌喜

憶從經歲別到及暮春天報

國真非易移官聽所便

逢兒

近擬由京員改外

家常半時局情話雜吟篇喜值鶯花好頻開主

客筵

建隆寺僧小支招看銀藤花十五疊前韻

別趣尋名剎幽芳滿佛天迎眸欣纂纂摩腹愧便便

行篋無書

以未詳此花故實爲愧

初日瓊花觀臨風玉樹篇茲游况非偶洗眼

起堂筵

募建李招討祠龕之議是日始成即偕程栢華相度基址

董梓亭吏部

作模

偕嚴問樵邑侯招飲玉蘭山館十

六疊前韻謝之

新來金芍地舊是玉蘭天

樓前玉蘭一樹然天場城內外所僅見也退吏同瀟

灑名園最靜便楹間黃老帖

楹帖有分書作金升學黃老句者筆法甚偉而不署姓名

池上白公篇

臨池一亭子絕佳

等是浪游客何妨爛醉筵

恭兒以捐輸知府

召見於

圓明園便殿敬錄

天語緘寄十七疊前韻恭紀

五度槐忙客居然近

九天星辰通笑語

苑殿引清便

洗手一麾始拳膺六事篇

天語以操守諄勗

名場能自致何必羨

櫻筵

右原病痺月餘日知余首塗有期不能晤餞以詩惜

別十八疊前韻答之

隔月不相見同城如各天幸餘詩往復差識體安便勝地
舊今兩名山內外篇文章交有道何必惜離筵

恭兒以三月二十二日出都門四月初九日到揚州

計前後十八日耳三月是建行程之速意料所不及

也十九疊前韻誌喜

迢遞三千里飛騰十八天宣來

天語速眷極老臣便

恭兒敬述天語備詢章鉅衰病情形並有不料也是七十歲外人自然

不能出來之諭伏地恭貽不勝感激涕零也但切歸田恥違同誓水篇惟應師

衛武日與警賓筵

鄒公眉童石塘招同逢兒恭兒泛舟湖上作竟日之

餞二十疊前韻謝之

欣成湖上約正值豔陽天花柳三春過壺觴竟日便罍綵

珍舊蹟

過邠上農桑觀雲臺師所勒鮮于伯機詩石

奕理佇新篇

是日觀奕夜分始罷屢

促城闌鑄猶團畫舫筵

紅生招同逢兒飲於郡解二十一疊前韻謝之

六一華堂宴二分明月天不知離別近但快笑談便易度

銀壺箭

入席少頃即聞轅門初更炮聲余約以二炮撤席主人領之既踰夜分直不聞炮聲始知揚州郡解

向不聲二炮也相與一笑而起

休忘玉帶篇

適以焦山還帶第沈沈良夜

好喜出漫驚筵

出郡暑時忽聞南河下火警飛輿而回乃知所距尚遠也

四月十八日登舟公眉先一日過江復餞於京口之

來青閣二十二疊前韻謝之

地主還分地天涯別有天

公眉以丹徒人寓居揚州故兩地並設餞席

三山平

檻出一閣枕江便爲感依依誼休嗤草草篇臨歧重回首

歷盡竹西筵

留別邗上諸同人成七律一首索和

綠楊郭外草離離藍尾筵前畫舫移三宿浮屠猶有戀一

年寄廡可無詩竹西名士趨吟席

謂羅茗香吳熙載劉孟瞻黃右原楊季子謝夢

魚符南樵諸君子

城北橫岡徧酒卮此去浮家信烟水春秋佳日

最相思

鼎陵舟中有懷邗上諸君子人繫以詩皆一年中往來至熟者也卽以代柬奉寄

阮太傅師

吾師蘊名德時方杜德機曠典

天若縱達尊今所稀

師以重宴鹿鳴超加太傅余適在揚躬觀其盛

歸然魯靈光

照耀桑榆暉尙餘老門生惜別增依依

沈飴原總憲

總憲今耆英長於我一歲和詩速且工捉飲醉不計匝年

歡比鄰一別阻良會

余去揚州時公適回通州未及面別

南河屹三老惜未

成妙繪

邗上人稱阮太傅師暨公及余爲南河三老以同居南河下街也余嘗欲貌爲一圖而因循未果今

則天各
一方矣

吳西穀少京兆

西穀蓬池老辭官未及年樂育本家法

君為穀人先生少子相繼為揚州山

長著作驚時賢喜我作吟侶唱酬無停篇一椽小安家棲

遲亦可憐

君卜居城東小安家巷為足疾所困經年不出戶庭

但雲湖都轉

桓桓都轉公兩淮一綱條蕪城徧輿頌霖雨當崇朝閒情

事鉛槧大業非蟲雕

君方批點溫公通鑑即付梓矣

五年再分手所期成

久要

姚蓉舫觀察

新交如故交有道復有神論政且論學相親如飲醇金焦
固可戀西湖尤清新敬當效前驅有腳移陽春臨別握手
惟願君擢
移浙中時余方卜
居武林城內也

吳紅生太守

太守我世好京華多酒痕好風聚邗江歡笑難具論三間
六一堂容我羣紀喧回頭想伊人清風共軒軒嘉慶間過
揚州伊墨
卿先生飲我於六一
堂直至此會繼之

鍾浥雲郡丞

浥雲後經濟一官不知老此才宜守郡廿年負襟抱願君
斂壯懷修防亦自好有人甘易地聞之一笑倒紅生太守
言一官

如可互易實願以揚
州守換江防廳也

童石塘郡丞

石塘楚之傑名場順風行北票與南綱一手持其平我來

傾蓋交相對無俗情指眸飽讀畫捫腸飫調羹君收藏極富會招余

發飽飽觀又精烹飽飽承召飲

許小琴分司

小琴游俠氣於事靡不任海陵一末秩何足混其襟鷄蟲

競得失世路多嵌崟我作壁上觀願君但惜惜時有秦州分司一席

若例可補而爭者甚眾可笑也

鄒公肩觀察

郭公瑚璉器乃隱鹽筴間卅年宦游侶奔走凋朱顏臨歧

一再餞京江灣復灣杯酒何足道此誼高於山君在揚州已於湖舫

揚餞復過江再餞於京口之來青閣盤桓竟日始鄭重分手去

鍾立齋太守

立齋老成人鎮靜無器紛克家有令子能武復能文子長

撫夷著效次子以信美翠屏洲招我作停雲感聲不絕口子以

舊事徒紛紜君所居洲宅近焦山土匪劫掠無忌時余方撫蘇頌發格殺勿論之示係始獲肅然君家

受益尤深屢爲余感述之

支筠菴觀察

支九京口彥才情軼輩儕談鋒落河漢酒戶包澠淮雲司

舊馳聲隴干民望偕佇看嶽雲起爲霖灑無涯君由北都郎外任平

慶道以丁艱歸

支菊溪觀察

支十善幹事義氣薄霄穹今年領商務持平實公衷請以

北票灑帶南綱持論甚場潭潭好屋字借我作寓公他年說寄廡難忘

高伯通余借居廣厦一年君不受賃值瀕行以舊藏蘇文忠墨蹟卷報之

包松溪運同

松溪俊異才肝膽常照人名園足奉母名花足娛賓棟園中仕

丹芍菜皆許我結勝緣隔牆託芳鄰居然綠楊城分作雨

家春

程栢華別駕

栢華名家流長才無不宜至今藉綠軒珠履多光儀焦山

一長物建隆一忠祠仗君能好事千秋繫人思

焦山玉帶匣及詩畫

卷皆損敝君重整之並裝成第二圖卷以供續題建隆寺中募建李招討祠龕已有成局即日可興工此二事皆與余商酌行之

黃右原郎中

右原善讀書頗不理於口獨爲我傾心風義兼師友偶緣

末疾纏惜別呼負負韓陵一片石永好勝瓊玖

近因抱病不獲晤別

臨行以奇石相贈

羅茗香茂才

茗香貧而樂守道無凡情讀書萬卷破養親九旬盈數學

最精究可接梅宣城愧我非昌黎何能重侯生

茗香歷爲

幕賓余曾薦入周子瑜觀察處而觀察忍去官此席遂中

斷者數年近復於姚蓉舫觀察處說項觀察與余善諄可推愛相延也

熊竹村指揮

竹村愛風竹卜居必瀟穆大言滿堂室投轄多賢豪飫我

以精饌醉我以醇醪更期西子湖清秋其游遨

臨別約秋後爲西湖

之游

嚴問樵邑侯

問樵老翰林外宦殊蹉跎滬濱始相逢良晤苦不多重尋

竹西歡酣飲復高歌余初識君於上海在戎馬倥傯之此間今歲重聚揚州始有詩酒之樂

張松崖郡丞

松崖喜結納世交尤傾倒容園割宅居離合太草草王寅夏借居容園旋聞哄夷之警匆匆分路而逃搏沙有聚時觴酒罄懷抱所惜河上

官先我挂帆早君由袁江奉差回揚小聚旬餘即先我而去矣

范吾山觀察

觀察我舊交回頭十餘年相見各衰老相驚雪盈顛吾山與余

同官江南訂交吳下越十餘年始重晤於邗上則相見各已皤然矣邗江信佳麗何似西湖

邊君如歸去來我當先着鞭吾山本家杭州所居潛園爲城中勝蹟今春即有歸杭之

意約爲余作湖山導游而展轉未能成行
茲余先期登舟吾山期以秋中必到也

張堯仙邑侯

堯仙名父子文采鮮瞳矐

堯仙爲雲巢先生諸嗣由庶常改邑宰官蜀中以公事鐫級旋

丁艱歸寓居揚州

宦海屢浮沈中外如飄蓬竹西徧棠陰蕭然環

堵宮與我詩栢磨南河兩寓公

雲巢由兩淮都轉擢總離政去思滿人口而堯仙所

寓敝廬乃僅蔽風雨與余同居南河下街日以詩相往復而已

魏默深州牧

默深名進士而甘牧令卑不默復不深外宦豈所宜比年

富述作時流多驚疑

默深著書甚富近復成武記及海國圖志尤爲創闢

此才合

臺省優爲國羽儀

小泊吳門長洲熊民懷

傳栗

元和孫達齋

琬

吳縣李

麓原

蒙泉

三邑侯招同海防郡丞何竹薌

士祁

前

太倉州牧蔡柳堂

維新

泛舟虎邱登雲巖寺絕頂

訪寺中王子吳鼎不得悵然作詩

自別靈山十六年門生故吏盡華顛白公祠裏深深酒感

舊懷人已惘然

千秋神物忽銷沈負我當年一片心幾個頑僧關劫數爭

如玉帶海雲深

余官江南以訪獲虎邱周鼎贖還焦山玉帶爲兩快事今焦山經吳蹂躪玉帶尙

完好無恙而虎邱周鼎乃已得復失詰之寺僧語言恍惚手無斧柯無如之何矣

杭州三橋趾新宅雜詩

浪游隨地足蘧廬但傍湖山便卜居質廡尙非無草宅欣

看繞屋樹扶疎

寓居揚州一年雖極高梁廣廈而揚人謂之無草之宅

架石疏池竝雜花尋常書畫客偏誇居然吾亦吾廬愛南

北東園又一家

余三徙宅而東偏俱有小園

小山叢桂影迷離二十年來夢屢移信美他鄉似吾土曼

華精舍又哦詩

官河上時曾作小山叢桂行看子同人題詩甚盛福州東園中有老桂一株齋扁爲

曼華精舍今新宅中桂樹最多故及之

刪卻芭蕉得地寬補將新竹正檀欒北牕一枕瀟瀟夢可

似黃樓六月寒

前後院中皆有芭蕉因於竹醉日刪去後院數株補栽新竹憶初入東園時亦於黃

樓下補竹今已成林矣

未能免俗有閒忙家具無多自摒擋笑與兒曹談宦趣回

頭鮑老久郎當

時恭兒以捐輸知府觀政浙中逢兒適隨侍至此亦有改外之意故連日與之絮談

宦場情味也

隨常茶飯費經營日有嘉魚入饌精但笑俗腸無雅嗜食

單刪卻水晶羹

浙廚喜烹燕菜以進美其名曰水晶羹則余所不下箸也

出門最喜近西湖竹杖機鞋是故吾跬步湧金城外路徐

行尙不倩人扶

宅距湧金門不過半里出城卽湖堤也

三橋趾畔別成村西壁坊中靜不喧

街門有舊題西壁坊三字畱與武

林增故實隨安室裏亦東園

許珊林太守爲作隨安室三字篆額孫子和別駕爲作亦

東園三字隸額